

中国
当代名家
精品
必读散文

郑荣来
著
古韵悠悠
桃花源



日之有出有落，本是自然规律，
作者年及古稀，也喻比自然，自称日落时分。
然心绪并不悲凉，且有作“黄昏颂”的豪情。

知识出版社

4263
中国当代名家
精品 必读散文

郑荣来 著

古韵悠悠
桃花源



日之有出有落，本是自然规律，
作者年及古稀，也喻比自然，自称日落时分。
然心绪并不悲凉，且

知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古韵悠悠桃花源/郑荣来著. —北京: 知识出版社,
2016. 3

(中国当代名家精品必读散文)

ISBN 978 - 7 - 5015 - 8983 - 8

I. ①古… II. ①郑…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40830 号

总 策 划 张海君 李 文

执行策划 马 强

责任编辑 梁熾曦 马 跃

责任印制 魏 婷

封面设计 君阅书装

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电 话 010 - 88390732

网 址 <http://www.ecph.com.cn>

印 刷 厂 北京彩眸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16

印 张 12

字 数 180 千

印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15 - 8983 - 8 定价: 2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期待秋凉	1
农展馆南里 10 号	3
陋室九点三六	5
今年第一场大雪	8
又是白杨飘絮时	10
“评委”这差事	13
师影憧憧	15
年老忘性大	17
从这里起步	20
日落日出时	23
三上天安门城楼	29
新开路胡同那座小楼	32
大雪霏霏	35
领工资事略	38
长城情结	41
那天零下 14 摄氏度	42
第一朵迎春花	45
在行将消失的林子里	47



古韵悠悠桃花源

guyun youyou taohuayuan

难忘那幅画	50
红白交替的一幕	53
解放区的天	56
毋忘三河坝	59
过一次“洗泥节”	62
萝北最后一个知青	64
社会关系	67
站在陈望道先生墓前	71
想起冰心的一次题词	74
季羨林先生留给我们的	76
与方成面对面	78
丁聪的超越	82
老实人沈从文	84
不熄的荒煤	86
心存的敬意	89
我的师傅老艾	91
享受优待	93
又到清明	96
永远的心碑	98
姐姐的人生	107
“看完奥运再走”	111
有缘在旅途	113
我们共话沧桑	116
大院里那 80 棵柿子树	121
又读避暑山庄	123
围场坝上的期待	127
南戴河北戴河	129
沧海桑田看番禺	132
吊虎门炮台	135

读虎头要塞	138
夹山寺里读“闯王”	140
这里黎明静悄悄	142
小城特里尔	144
古罗马斗兽场	147
凭吊桂河桥	149
陈醉和裸体艺术	151
王府井魅力	157
槐花满枝头	161
景山歌如潮	164
衡量“大师”的尺子	166
刨坟鞭尸种种	169
尊残助残 国之文明	171
你还在公共场所吸烟吗?	173
鸡犬之声相闻	174
古韵悠悠桃花源	176
饮酒纪事	179
怕看药品说明书	181
我读“男士衣着须知”	183
照相馆里学浪漫	185

期待秋凉

我不止一次难解小女儿揶揄的尴尬。我居京三十余年，竟没有去过圆明园，她为此讥笑我：“连圆明园都没去过，弄不懂您的爱国主义是怎么来的?!”我真的是无言以对。

我不仅住京时间长，还曾在离它不远的中央党校进修过半年，每周从它门前路过两次，我居然没有进去过!

我总有一种心理，以为做了北京人，去的机会有的，无须像外地人，来京5日游，便把京城主要景点游个遍。我来京22年后才游十三陵，25年后才登香山，便是出于这种想法。

不怕见笑，我还一直以为，圆明园不过是个断壁残垣之所。直到那年8月23日那天，我才吃惊自己呆得真够可以!

那天是周末，或许是女儿的讥诮所促成，我们全家四人，兴冲冲前往圆明园。我妻比我早来北京一年也没去过，对它同样一无所知。我们一进门便处处觉得新奇。一张通票，也不明白何以要12元。但进门不远，见左侧有一开阔水面，上有许多样子少见的游船，便出乎我的意料，而儿子说“大水面还在里面”，就更让我惊讶。再往前走，见右前方有几大片莲塘，莲花盛开的日子已过，但尚有些少花枝摇曳其间。硕大如盆的莲叶，覆盖着水面，其绿如蓝，其蓝如海。我的老花眼睛，一下子得到柔和的调节。我不禁又慨叹自己的呆气，怎么就没有早点儿想到这个去处?不说别的，就冲这几大片莲塘，也很值得一游呀!偌大北京，何处莲塘，如此宽阔，如此繁茂?!

由莲塘向西，便是圆明园遗址所在。路上，小女儿说，考考你们：圆明园是谁烧的?也许怕我们露怯，没等我们答话，她自



古韵悠悠桃花源

guyun youyou taohuayuan

己先答了：很多人都误以为是八国联军烧的，其实是英法联军。

遗址是圆明园中的一个景点，设有小门，进门须在通票上打一个小洞（全票共有5个小洞可打，即可游览五个园中景点）。没走三四十步远，便是遗址所在。真个是断壁残垣：几根融会着中西文化的石雕石柱立于其间，有门状无墙壁，旁有许多倒于地上的石柱石梁，或半露于地面，或深埋于土中。当年的西洋楼，已空空如也。无数图书字画、文物国宝，皆焚于此。

面对这遗址残迹，我想到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和巴黎的卢浮宫的堂皇。我踏访过这两座举世闻名的建筑，那里面有无数价值连城的文物，其中不少是世界各国的珍宝。络绎不绝、徜徉其间的蓝眼睛黑眼睛、黄皮肤黑皮肤们，不少人都是在这里第一次看到自己先民创造的文明。这巍峨的建筑物里，显示了法兰西和大不列颠人的骄傲，却也掩藏着埃及、印度和中国等国人的悲哀。我说不清它收藏了多少神州的宝物，却知道它的来路有许多不洁。我怀着一分好奇进门，却带着一种沉重离去。今天，我立于西洋楼遗址前，仿佛看到侵略者在这里掳掠三天、抢夺宝物的图景，又仿佛看到火光中飞扬起《永乐大典》的灰烬……

此时此刻，正值当午。“秋老虎”的余威，造成了难以承受的憋闷。我感到身体不适，便不得已提前回家。但我们留下一个心愿：等秋凉时再来。

到家后翻书，才确切地知道，圆明园占地5200亩，比颐和园大850多亩。圆明园还大有可看：长春园、绮春园我们没有细览，大水法和迷宫等处我们还没有去；遗址的特殊意蕴，也大有让人深思的地方：欧罗巴那两座建筑，展示的是征服者的骄傲，以别人之灿烂增添自己的辉煌；圆明园遗址，表现的是被欺凌者的耻辱，以自己的断壁残垣刻写当年国家的衰弱和政府的腐败与无能。政治陷入腐败，文化难逃劫难。

在中国的园林文化中，圆明园是一篇写不完，也读不尽的文章。我期待着秋凉。通票上，还有几个没打的小洞。

农展馆南里 10 号

真是有缘，我曾在这里工作过。

这是一个大院，在北京东三环路东侧，主楼十又六层高，兆龙饭店斜对面。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所属的十几个单位都在这里，有三家很有影响的报纸，三个很有影响的出版社，十几种很有影响的文艺杂志，它已是京城中颇有名气的所在。提起中国文联大楼，知道者已不在少数。特别是楼顶上挂了个特大字牌之后，“中国文联”四字更是赫然在目，留在过往行人的心中。

我们搬进此楼的具体日子，已经记不清楚，但搬迁时的心情，却是记忆犹新。

我当时效力的单位，叫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它从 1983 年创办之日起，三四年中竟搬过三个地方：西单太仆寺街、建国门泡子河和东单新开路胡同。今年西，明年东，如同吉卜赛人，没个安定的感觉。

最不安定的，要数新开路胡同 77 号。那是一个临街的阁楼，三层高的建筑，属陈年老屋，多有破败之象，上楼下楼，楼板嘎吱作响，实际上是座危楼。我当时写小文章，曾用“魏楼殇”的笔名，就是取“危楼上”的谐音。同事有爱开玩笑者，竟把它当作我的绰号。而“魏楼殇”心中明白，一个家底不厚的单位，能在闹市租到这楼也是不易。

在那里，没个开全体会的地方，到了年终总结，我们只好到马路对过，租借铁道部出版社的小礼堂。最方便的，就是没有吃饭的地方。每天带饭麻烦，进馆子又吃不起。不少人于是到马路那边协和医院食堂，托医院职工买饭票，冒充他们职工去吃



饭。我也去过一回，是个大雨天，那感觉就像当小偷，生怕被人认出，赶将出去。

不安的感觉，还不止于此。那楼几经倒手，先前的住户没交房租就溜走，我们承担了房租，还吃了冤枉官司。虽有领导顶着，我们也还是担心，生怕听到逼租的声音。

对于我个人，最感不安的，还是对家庭的不能关照。我们夫妻两人，以“西红柿搭黄瓜”式的协议，一起调来此单位。两个孩子在我家（金台西路2号）附近上学，我们中午回不去，难以照顾。那年冬天，11月27日，天刚下过雪。10岁的儿子，午饭后到小学附近，和小朋友打雪仗。他们登上一个3米高的小平台，“战后”打赌，撺掇“傻大胆”做“英雄”：“不敢跳是狗熊！”傻儿子干了冒险的一跳，右腿摔成骨折。我们见状痛心疾首，都归咎于单位离家远，没法管教孩子。

有一天，我路过东三环路，见文联大楼行将竣工，无意中心生幻想：要是在这里上班就好了，文联自己的大楼，离家又近。

没想到，经领导们的争取，又得到文联领导的同情和理解，我们真的被允许搬进这大楼了。搬家那几天，我们真是很兴奋。头一天上班，我骑着“永久”牌自行车，认认真真地测量了一下离家的距离——只有15分钟，还真理想！那天中午，我们两口子，到路西一家小餐馆，要了三个菜，舒畅地小撮了一顿。我们从此告别了危楼，也告别了不安定。

搬进这大楼之后，便渐有耳闻，据说文联机关也有许多人家住红庙，离此不远处。他们多年前就向往搬进此楼，但他们把好处让给了我们。仔细想想，这不就是一种风格吗？谁说这世界好人是少数！

坐在大楼里，3个人一间屋，并不算宽松，但我心里，却感到敞亮：高在7层，向北眺望，一片片绿树中，间有些平房，少见高楼，也没啥遮拦，心中颇有开阔感。最扎眼的是那座传统风格的建筑——农业展览馆。

从此，我们的信封上，便清楚地印上新地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这序号，意味着安定，也意味着发展。

如今，我离开这里已经 10 年，但每当我路经这里时，这大楼总要引我注目，乃至驻足。

那“中国文联”四个大字下，整栋楼里几乎都是“做嫁衣”者，每一层楼又都有我熟悉的朋友，他们不少是资深或著名的编辑，十几年乃至几十年如一日，至今仍在为他人编织着美丽的衣衫。他们奉献着智慧，也奉献着精神，令我敬佩。

那熟悉的窗户里，也有我杂乱无序的脚印。我在这里学习过编图书、编刊物，长了不少知识，也深深地体验过这种“为他人做嫁衣”的生活。那是我的一段人生，让我难忘。

我的人生履历中，落不了这农展馆南里 10 号！

陋室九点三六

我在煤渣胡同住过 10 年，却至今不知道胡同的名字何以叫煤渣。只是仿佛听说，它原来是堆煤渣的地方。

我于 1970 年结婚，报社给了我一间房子，在煤渣胡同第一单元三楼。房子的面积小了一点，才 10 平方米——后来多事，量了一下，实际是 9 点 36 平方米。不过，我是知足了——当时正是“文革”期间，单位没盖新房，有个属于自己的窝儿，也算可以了。热情的同事老王，抽个星期天，帮我粉刷了一遍。他弄得浑身大白，汗水如注，我只以面包和杯水相敬，想起来煞是惭愧！

成家之后，经常守着一个“红旗”牌小半导体收音机，打发晚上的时间。电视，当时是稀罕之物，属高档文化消费。“九



古韵悠悠桃花源

guyun youyou taohuayuan

点三六”当然没有气概去接纳它。不过院里倒是有一两户拥有者。国庆、元旦或春节，或有游行检阅，或有文艺晚会转播之时，电视机的主人热情无比，敞开大门，来者不拒。一时间，椅子、沙发不够用，观众便站立四周，十五六平方米的客厅，成了一个小影院。此时，“走资派”、“造反派”、“保守派”，仿佛都没有了距离。在客人的心目中，“走资派”，并不坏！

平平淡淡的日子，就这样过了5年。终于，喜事和愁事结伴而来——孩子将要降生，岳母要来却没有房子住。我没有勇气去欢迎岳母大人。

孩子的拳脚，无情地催促着我们。我们把主意打到楼下那间平房，它的主人老邵正在黄浦江边养病。我战战兢兢地给他写了封信，请求借用其中一小间，供我岳母暂住。

不到10天，一封热情、简短而痛快的回信，让我们喜出望外：“你尽管住好了，没关系！”

秋天，“九点三六”迎来了一老一小，小的带着“小葫芦”。狭小的空间，充盈着天伦的欢乐。欢乐和辛苦同行，我们开始了哄哭逗笑、管尿管尿、排队买奶、领证取票的系统工程。

欢乐没有维持多久，艰难却接踵而来。六七个月后，岳母因事回了东北，我又“光荣地”去了干校。妻每天到京城西北角上班，倒3次车，来回3个多小时，早晚还要接送孩子。其中艰难，不堪回首。

其实，现在想来，艰难最是地震时。

那是1976年。人们永远会记住7月28日凌晨3时45分。大地突然大发脾气，摧梁毁柱，使数以十万计善良的唐山人，过早地离开了人间。京津唐千百万活着的人们，也因此不得安宁。顷刻间，煤渣大院已少有滞留者，纷纷外出寻找空阔地搭防震棚。我妻自己一个人，抱着不到一周岁的“小葫芦”，没有帐篷，也没有小床，急得直哭。邻居大老李见状，说：“我有张行军床，你拿去用。”并帮忙照看着孩子。在公家架起的大帐篷下，妻儿

获得一个栖身的位置。天，不时下着邪了门的滂沱大雨，不时传来余震的警报。于高度紧张的气氛之中，妻儿在帐篷下度过了许多不得安宁的日日夜夜。

秋风，没有吹走险情，落叶，却迫使人们冒险回到院内。那天，我已从干校回到家里。据说地下室安全系数较大，人防办公室通知，从晚上开始，需转移到地下室。我们分到一张单人床的面积。

四散多时的煤渣大院人，重新聚在一起，真有久违了的感觉，甚至有劫后余生的欣喜。只有视这一切都漠然的“小葫芦”，对地下室感到窒息，一放下就哇哇大哭，直到大家都躺下准备睡觉时，仍然哄他不住。“别人怎么休息?!”我们自知有碍他人；况且，一米宽的地方，3个人也实在挤不下。我们决定不理睬白天刚传达的余震警报，立即搬回到3楼去。

已是子丑之时。我和妻子对坐着，眼睁睁看孩子安然入睡。桌上倒放着一个空啤酒瓶，以防不测。整栋楼，只有我家彻夜亮着灯光。

一夜没合眼，我们疲惫不堪。正在为难之时，住在平房里的刘兄两口子，主动对我们说：“3楼危险！搬到我家来，一起住吧！”

我们有遇救星之感，感激之情尽在不言中。一间小屋，一张大木床，把床腿支高，他们一家睡床下，我们一家睡床上。平房没有钢筋水泥在头顶，不怕粉身碎骨。

舒坦地睡了个安生觉。只在半夜，在床上给孩子把了一次尿。万籁无声，“小葫芦”对着小瓷盆，独奏了一支小夜曲，曲声如泉水叮咚，少闻有美如斯！

荏苒之间，在煤渣胡同住了9年多。岁月易老，往事萦怀：“九点三六”，未敢言窄；5张票子，难免窘态；远去干校，又逢震灾……种种艰难，都在这里经历。但让我永难忘却的，不仅仅是艰辛，还有与它同在的那一颗颗金子般的心！



我家东迁之后，我时有机会路经这里。日前，我又一次重游旧地。看着在五星级饭店映衬下显得低矮的煤渣旧楼，心中仍不免回荡起往日的感慨：

啊，煤渣胡同！谁说你是堆煤渣的地方？！

今年第一场大雪

今年冬天的第一场大雪，比以往时候来得更晚一些。我昨晚刚从多雨的贵州回到北京，今早6点半就出门，要到金台园参加晨练。一推开单元门，便见满视野的白雪，覆盖了草地和道路，空中还纷纷扬扬，飘洒着密密的雪花。“好！好雪！”我心中的企盼，终于凝成了语言，脱口而出。

近一个多月来，北京的暖冬天气，那少见的异常，都快让我们憋不住了，“冬至”都过了，却没有冬的景象。京城职工今年的最后一个工作日，迎来了姗姗来迟的一场大雪，那喜悦的心情，想必都是共同的——那是下“馒头”呀！

踩着“沙沙”作响的雪地，我来到金台园时，天还只是蒙蒙亮。园中最大的空地上，练剑功者十四五人，已经开练多时。我们老人操的地盘里，也已来了五六人。脚下踏着两厘米厚的雪地，头上接着纷飞的雪花，悠悠然地做着老人操的每个动作。脑袋和羽绒服上，积聚着越来越多的雪片。一片白茫茫的天色下，一群追求生命质量的执着者，正做着与自然抗争的运动。充满活力的此情此景，给人的是一种振奋的感觉。目睹并经历如此场景，我心中仿佛涌起又一股热力。

金台园的一位工作人员，忽然拿来两把笤帚，低头打扫我们脚下的积雪，他要给我们这些老人一个干净的、不滑的锻炼场

地。见此情状，我们几人中年纪最大的两位，76岁的陈清和89岁的方成，马上接过他的笤帚，清扫身边的积雪。然而雪下个不停，不一会儿，雪又满地。只见方成老人扫雪不止，顺着身后那条路，一直扫到园门口——有四五十米。直到我们做完操，仍未见他回来。“过两天他就90岁了！”“这事你应该写一写。”有人对我建议。

做完操，在回家路上看到许多扫雪的人，我忽然想，我是该写写这场雪。我快步回家拿来数码相机，想把这难得的雪景留在镜头里。我经南区食堂门口，又经编辑部大楼，再到西大门，一路所见，都是铲雪和扫雪者，找不到一片无人的雪景。镜头里看不到平时常见的那种行人稀少的场景，“咔嚓咔嚓”的铲雪声，打破了冬日清晨的宁静，营造了一种特有的热闹景象。

在通往西大门的大道上，有两群穿着深灰色服装的小伙子，他们扫的扫铲的铲，正向西大门方向推进。我问他们是哪个部门的？有多少人参加？“综合管理处，100多人。”一位干部模样的人说。我知道他是指全院范围内，都有他们的人在扫雪，其中有行政干部，也有保安人员。

最是热火朝天的路段，是那条人行干道上，那扫雪队伍是武警部队的战士，两列人马一字排开，竞赛着往前铲，热情很高，干劲很大，速度很快。他们中不少是新兵，在报社更是第一次参加扫雪，他们把温热的汗珠，洒在了金台西路2号院。他们的教导员告诉我，他们60多人，从早晨六点半开始，扫了大院又扫大门外，报社职工要经过的人行道都扫了，扫了一整天。他说：“我们驻守一方，就要保一方平安。”

我把上述场面，都收入了镜头里。北区食堂门口白杨树上那两个雀巢，有喜鹊正在那里欢歌跳跃，它们喜欢高寒，也乐见飞雪。我也把它定格了。可惜画家方成老人扫雪的镜头，我却没有赶上拍。不然，那是个多么感人的画面啊！



古韵悠悠桃花源

guyun youyou taohuayuan

8 时许，我又回到家门口，家委会李大姐，正拿着麦克风，扩音器里面响着悠扬的乐曲声，吁请居民起床，出来参加扫雪。我要了一把铁锹，把自家单元门口的雪扫到一边（我的境界仅仅是“自扫门前雪”！），就又匆匆折返编辑部大楼门前，补拍镜头去了——事后我自己也说不清楚，为何对这场大雪如此有兴趣！

这天午后，我因事出门。在大街上，许多积雪都被迅速清扫干净，一些商店门口，铺上了防滑垫子，有的还铺上红地毯。在地铁的入口处，放着一些墩布，供人擦鞋底的雪。细微之处，我看出了人们的善心。

2006 年的这场雪，来得如此之迟，但它下得酣畅淋漓，从半夜下到上午 10 时许。我们不再埋怨它的姗姗来迟，却感谢它带给我们未来一个丰年，更感谢它带给我们一股凝聚的力量。你看，人无分男女老少，地无分门前门后、马路公园，人们都在协力同心，打扫出一条利己利人的路道。遇热融化、承受不了热情是雪的个性，使人凝聚更是雪的一种魅力。

我赞成一位作家的看法：雪带给人们寒冷，而寒冷也是一种温暖。感受今年冬天的这场雪，那作家之见，其实也是事实。

又是白杨飘絮时

清明节一过，空中就纷纷扬扬，飞舞着白色的杨絮。行走在路上的人们，衣服上也沾着朵朵絮片。家中的纱窗上，更是花白一片，扫也不易扫得干净。若一开窗户，它们便蜂拥而入，落在地板上，和尘土相勾结，成球成团。每天打扫卫生时，总要小骂一声：“讨厌的杨絮！”

奇怪的是，这讨厌的东西，却是我期盼之物。一个漫长的冬天，身上裹着笨重的寒衣，特别是刮西北风之时，总要穿得里三层外三层，麻烦得不行。春节一过，就极望早点儿把它脱掉，换得一身轻松。而白杨飘絮之日，便是轻松到来之时。因而窗外那几棵高大的白杨树，便备受我的关注：什么时候长出串串嘟噜，什么时候嘟噜掉落满地，什么时候冒出尖尖小叶，什么时候长成汤匙形状、迎风摇曳……待到嫩绿一片，便宣告春到人间。也就在一身舒展中，迎来那翩翩起舞的白絮！

忽然想起某年8月，那次J市之行。那天午饭后，我邀同屋某兄：“走，逛逛S大街去，十几年前我去过，那路边的白杨树，高入云天，林荫大道，别处少见！”但到得那里，竟见林迁树变，原貌不存。高高的白杨已无踪影，矮小的松树取代了它的前任，立于宽阔大街的两旁。已不漂亮的大道，让我感到扫兴，归而问当地友人：为什么没有了白杨？他说他也搞不清楚，据说因为许多人讨厌那杨絮。

我是外方来客，按传统礼貌，应当尊重人家的选择，因而不敢深究，更不敢多嘴，说三道四，妄加议论，但心中总是存疑：仅为飞絮这一点，便至于把奉献了多年美丽和阴凉并做了多年风沙屏障的参天白杨整个地抛弃吗？

如今设想，假如北京也有人有此动议（前些天还真有骂杨絮之声），我作为一千二百万分之一的市民，就想说说我的选择。

树木之中，没有缺点者，怕是极少极少。以我所见，北京市树洋槐，木质坚实，寿命也长，但成长缓慢，树荫不大，秋天还爱长“吊死鬼”。南京的“法国梧桐”，枝繁叶茂，亭亭如盖，遮阳挡雨，荫泽行人，但据说，其果实坚硬且带刺，冬日之后自然掉落，砸人脑袋没商量。两广的木棉，别号“英雄树”，高大魁梧，花红如血，美丽而崇高，但它排斥绿叶扶持，又显得高傲自大。再说松树，它不畏冬寒，四季常青，寿高超群，浑身是宝，陶铸曾作《松树的风格》，极赞其高风亮节，但它叶细如针，难